

作家中很有些具有幽默感的人,读他们的作品,听他们聊天是件愉快的事,懂得人性,具有童心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法语翻译家周克希先生最近在华师大出版社精选并翻译出版了最新《安徒生童话选》,这本天蓝色典雅可爱的小开本书封底

写着:“献给0—99岁的所有人。孩子们从故事里看到彩虹,大人从书中读到自己”。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以孩童的眼光和诗人的手笔写下了文学世界中的极品(周作人语)”,他创造了以儿童视角代替成人的全知视角讲故事,人性的升华自然发生,虽然大多数故事悲剧色彩浓重,字里行间却又那么抒情浪漫。

我童年时错过读安徒生童话,直到18岁才从一位文学长辈手中借到这本书,喜极而泣。这次周克希先生签名寄赠他的新译,使我得以重温那些亲切隽永的文字。周克希先生在“译者序”中提到他翻译书中《丑小鸭》《有点意思》篇时被打动的心情,他珍视那些“在泪眼婆娑中写下的文字”。为儿童翻译童话书是周克希先生近十来年

的事,《小王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安徒生童话选》三本书的翻译过程,相对于之前翻译普鲁

斯特于他无疑更轻松和愉快,他还乐呵呵地为《小王子》画了彩色插图,甚至开了画展。聊到这些,周克希先生脸上浮现顽皮的笑容。他喜爱小孩子,不用我开口讨,每出一本童书都直接签名送给我的外孙女啦啦留作纪念。

赵丽宏老师的散文佳作是编选入中小学教材中最多的当代作家,近些年他涉猎儿童文学创作领域,连续出版了《童年河》《树孩》《渔童》《月光蟋蟀》等优秀小说,在全国少年儿童中很有影响力。赵丽宏老师在读书会上讲到

他写儿童文学的初衷,他自己也很奇怪,虽说酝酿小说故事不是一年两

年的事情,但是进入写作过程是出乎意料的顺畅。他伏案时,感觉时光飞快倒退,他已变身少年,童年的回忆排山倒海涌来,仿佛有人捉着他的手在敲击键盘。

赵丽宏老师私底下并不是话很多的人,《童年河》中的雪弟身上颇有他的影子,个性敏感细腻,多才多艺,待人情深意切。他以一位成熟作家的人生阅历与知识学养在《树孩》中动人地描绘自然风光,对泥土、生命的生生不息反复歌咏。赵丽宏的几本童书写出不同的风格,他很高兴自己能对当代儿童文学有所贡献,被孩子们喜爱让他倍感荣幸。很多人形容著名作家为儿童写作作为“放下身段”,其实不然,爱儿童并不需要屈尊,

人到

了阅尽世界浮华的年龄段,童心迸发人性提纯,便是自然而然的进化。

我在读书会遇到过几位读者,他们告诉我

最喜欢我的一本书是《亲爱的咪咪噜》。现在回想起来,我写爱宠咪咪噜故事时,用的是儿童(猫咪)视角,情感表达比对人更无所顾忌,更浓烈,就像很多人用中文说不出一个

爱字,换用外文一下子脱口而出。宠物让人类变得更温柔,我每天与咪咪噜厮混,就像与四五岁的儿童打交道,我们之间互相倾诉的爱没有功利性,不期待回报,至真至纯。猫圈有一句

话,“猫咪能有什么坏心眼”,同样,儿童,包括童心未泯的大人都是人中翘楚。

作家兼画家黄石以咪咪噜为原型,创作了《咪咪噜外滩迷失记》和《咪咪噜与小芸》两本彩铅儿童绘本,将他对外滩万国博览会建筑、古典音乐的迷恋,

则,指导应对策略。在美国碳素钢板反倾销案中,我帮助企业梳理证据链、精心组织抗辩,最终取得了良好的应诉结果。

多年前,当我成为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时,推荐人的那句“你要对得起‘仲裁员’这个称号”,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时刻鞭策着我。如今,

张振安

我已成为中国贸仲、海仲、北仲、上仲、深国仲等境内机构,以及英国、俄罗斯、西班牙、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近二十家境外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同时还担任多家境内外国际商事调解机构的调解员,参与处理境内外仲裁或调解案件逾千件,在首席仲裁员、独任仲裁员、共同仲裁员和调解员等角色中不断积累经验。此外,我代理的案件涉及ICC国际仲裁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伦敦

海事仲裁员协会、伦敦国际仲裁院等,在临时仲裁机制方面也收获颇丰。我曾多次随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关于国际仲裁的会议,积极参与规则起草,提出专业建议。2017年,我有幸参与发起“国际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致力于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这些宝贵经历让我倍感自豪,中国律师已不再仅仅是国际规则的“适用者”,更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塑造者”,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越来越响亮的中国声音。

39年的职业生涯,我见证了中国涉外法治从起步到腾飞的辉煌历程。律师,不仅是法律的践行者,更是国家利益的坚定守护者。未来,我将继续怀揣使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法治征程上,砥砺前行,保驾护航。

我们愿成为一盏灯,照亮企业法治护航“一带一路”业海外前行之路。

责编:刘芳

管继平

内的老师,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他身为校长,却亲自抓体育,强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学校各年级均设体育课,每天下午“三点半”,张校长要求学生必须到操场放松锻炼,他所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的理念,即使放今天依然有先见之明。

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也是金石考古学家的马衡,是上海富商叶澄衷的快婿,年轻时锦衣玉食,常在叶家花园里以骑射为乐。后经兄长马裕藻介绍来到北京大学教书,起初蔡元培也不知他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看他骑术不错,就请他兼上体育课,专授学生马术。其实马衡擅书法篆刻,精研经史金石之学,1922年他在北大成立的“考古研究室”,是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考古学专门机构,其后随着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出版,一举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并被郭沫若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试想这样深邃博学的“体育老师”,人生能得几回遇?

在

杭州的一场分享会中,谈到读诗,很是感慨:在一切比“快”的当下社会,“忙”统治着生活,大家都是追赶时间的人。停下脚步读一首诗,仿佛是个遥远的梦想。

这其实是个假象,我们缺乏的不是时间,而是读诗的心情。在碎片化流动的时代,最适合随身阅读的,恰好是诗歌。读一首五绝,仅仅需要十几秒,喝一杯咖啡的间隙,完全可以装下一首诗。

深层的问题,是我们的需求,生活如果追求的都是种种量化的指标,诗意荡然无存。内心的诗意,总是小于一,它是对冗余杂念的排除,

多,《交际与口才》杂志曾

开过“幽默语弹”专栏,我请童孟侯、伊人、淳子三位上海作家每期发几束有关“交际”与“口才”的原创幽默语弹,作家展露童心,又很显文字功力。这样玩了两三年,栏目要收摊时,作者读者都恋恋不舍。

让生活更美好的秘诀是保有童心,祝大家长长久久,童心不老。

梁永安

是对语言泡沫的消解,是对繁杂生活的极简,是穿越层层栅栏的自由,正如罗马尼亚诗人策兰所说:“诗歌是来自幸存者的碎语。”中国这一代年轻人,走过了千山万水,在村庄与城市、高山与平原、故乡与异乡之间,经历了多少艰辛!这一代年轻人最知道风雨的冷暖,最懂得地表的起伏,最渴望生命的燃烧。但转型社会的逼仄,又让

他们承受着物质和精神的

双重压力,他们暂时遗忘了诗歌。但诗歌并没有遗忘他们,所有的诗歌都来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节,恰恰是“又一村”的前奏。今天,我们的年轻人具备着读诗、懂诗、写诗的巨大潜能,正在酝酿一个充满新人文气息的“觉醒时代”,新的文学大潮必然到来。一切既往,皆为序章,我们经历的所有冷暖,都必然在精神的诗意喷发中获得炽热的表达。

在杭州说这番话,心里知道,这不仅仅是在讲诗歌、讲文学、更是在讲期盼、讲文化的世代交替。

千秋功过,后人评说。曾国藩作为晚清的名臣,是倍受后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关注的。文正公的《家书》《日记》成为了许多人的案头书。曾氏严格按照理学要求修身养性,以大学士倭仁为楷模,“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礼记”。将读书与修身结合起来,这使他的《日记》颇有可观。己未(1859)四月,他有一条读诗

的日记:“读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诗,陆放翁‘斜阳古柳赵家庄’诗,杜工部‘黄四娘家花满蹊’诗,念古人胸次潇洒旷远,毫无渣滓,何其大也?余饱历世故,而胸中犹不免计较将迎,何其小也!沉吟玩味久之!”

东坡诗见《被酒独行,偏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曾氏所引之句在

第一首,其诗云:“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这是东坡在儋州时寻访四位黎姓友人时所作的记事诗。此诗直写醉态,一派天然。在这组诗的第二首中有句:“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鸾鸟。”这是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难怪文正公羡慕不已。陆游诗见《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蔡中郎,东汉名士蔡邕,字伯喈,灵帝时,董卓强征为中郎将,故后人称“蔡中郎”。民间南戏中有《琵琶记》,演义蔡邕及第后弃其故妻,被牛相国招赘为婿的故事。蔡中郎早已作古,只是任人传说,不能自辨。曾氏感“死后是非谁管得”心有戚戚。杜甫诗见《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在成都浣花溪,漫步寻花来到黄四娘家,触目之景,信笔记下,自成天趣,似可以想见,文正公读诗时晁首吟诵之状。

日记中的三首诗,都是诗人闲行漫步时所作。曾国藩因自己无法达到古人的境界时常自愧。在癸卯二月的一则日记里他写道:“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但他也清楚:“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要“万事付之空寂”也不过是奢望罢了。

陈大新

曾国藩读诗何自愧

送

你一朵小红花

(中国画) 杨正新

夜光杯

孔明珠

作家的童心

作家中很有些具有幽默感的人,读他们的作品,听他们聊天是件愉快的事,懂得人性,具有童心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法语翻译家周克希先生最近在华师大出版社精选并翻译出版了最新《安徒生童话选》,这本天蓝色典雅可爱的小开本书封底

写着:“献给0—99岁的所有人。孩子们从故事里看到彩虹,大人从书中读到自己”。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以孩童的眼光和诗人的手笔写下了文学世界中的极品(周作人语)”,他创造了以儿童视角代替成人的全知视角讲故事,人性的升华自然发生,虽然大多数故事悲剧色彩浓重,字里行间却又那么抒情浪漫。

我童年时错过读安徒生童话,直到18岁才从一位文学长辈手中借到这本书,喜极而泣。这次周克希先生签名寄赠他的新译,使我得以重温那些亲切隽永的文字。周克希先生在“译者序”中提到他翻译书中《丑小鸭》《有点意思》篇时被打动的心情,他珍视那些“在泪眼婆娑中写下的文字”。为儿童翻译童话书是周克希先生近十来年

的事,《小王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安徒生童话选》三本书的翻译过程,相对于之前翻译普鲁

斯特于他无疑更轻松和愉快,他还乐呵呵地为《小王子》画了彩色插图,甚至开了画展。聊到这些,周克希先生脸上浮现顽皮的笑容。他喜爱小孩子,不用我开口讨,每出一本童书都直接签名送给我的外孙女啦啦留作纪念。

赵丽宏老师的散文佳作是编选入中小学教材中最多的当代作家,近些年他涉猎儿童文学创作领域,连续出版了《童年河》《树孩》《渔童》《月光蟋蟀》等优秀小说,在全国少年儿童中很有影响力。赵丽宏老师在读书会上讲到

他写儿童文学的初衷,他自己也很奇怪,虽说酝酿小说故事不是一年两

年的事情,但是进入写作过程是出乎意料的顺畅。他伏案时,感觉时光飞快倒退,他已变身少年,童年的回忆排山倒海涌来,仿佛有人捉着他的手在敲击键盘。

赵丽宏老师私底下并不是话很多的人,《童年河》中的雪弟身上颇有他的影子,个性敏感细腻,多才多艺,待人情深意切。他以一位成熟作家的人生阅历与知识学养在《树孩》中动人地描绘自然风光,对泥土、生命的生生不息反复歌咏。赵丽宏的几本童书写出不同的风格,他很高兴自己能对当代儿童文学有所贡献,被孩子们喜爱让他倍感荣幸。很多人形容著名作家为儿童写作作为“放下身段”,其实不然,爱儿童并不需要屈尊,

人到

了阅尽世界浮华的年龄段,童心迸发人性提纯,便是自然而然的进化。

我在读书会遇到过几位读者,他们告诉我

最喜欢我的一本书是《亲爱的咪咪噜》。现在回想起来,我写爱宠咪咪噜故事时,用的是儿童(猫咪)视角,情感表达比对人更无所顾忌,更浓烈,就像很多人用中文说不出一个

爱字,换用外文一下子脱口而出。宠物让人类变得更温柔,我每天与咪咪噜厮混,就像与四五岁的儿童打交道,我们之间互相倾诉的爱没有功利性,不期待回报,至真至纯。猫圈有一句

话,“猫咪能有什么坏心眼”,同样,儿童,包括童心未泯的大人都是人中翘楚。

作家兼画家黄石以咪咪噜为原型,创作了《咪咪噜外滩迷失记》和《咪咪噜与小芸》两本彩铅儿童绘本,将他对外滩万国博览会建筑、古典音乐的迷恋,

则,指导应对策略。在美国碳素钢板反倾销案中,我帮助企业梳理证据链、精心组织抗辩,最终取得了良好的应诉结果。

多年前,当我成为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时,推荐人的那句“你要对得起‘仲裁员’这个称号”,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时刻鞭策着我。如今,

张振安

我已成为中国贸仲、海仲、北仲、上仲、深国仲等境内机构,以及英国、俄罗斯、西班牙、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近二十家境外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同时还担任多家境内外国际商事调解机构的调解员,参与处理境内外仲裁或调解案件逾千件,在首席仲裁员、独任仲裁员、共同仲裁员和调解员等角色中不断积累经验。此外,我代理的案件涉及ICC国际仲裁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伦敦

海事仲裁员协会、伦敦国际仲裁院等,在临时仲裁机制方面也收获颇丰。我曾多次随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关于国际仲裁的会议,积极参与规则起草,提出专业建议。2017年,我有幸参与发起“国际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致力于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这些宝贵经历让我倍感自豪,中国律师已不再仅仅是国际规则的“适用者”,更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塑造者”,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越来越响亮的中国声音。

39年的职业生涯,我见证了中国涉外法治从起步到腾飞的辉煌历程。律师,不仅是法律的践行者,更是国家利益的坚定守护者。未来,我将继续怀揣使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法治征程上,砥砺前行,保驾护航。

我们愿成为一盏灯,照亮企业法治护航“一带一路”业海外前行之路。

责编:刘芳

管继平

内的老师,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他身为校长,却亲自抓体育,强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学校各年级均设体育课,每天下午“三点半”,张校长要求学生必须到操场放松锻炼,他所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的理念,即使放今天依然有先见之明。

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也是金石考古学家的马衡,是上海富商叶澄衷的快婿,年轻时锦衣玉食,常在叶家花园里以骑射为乐。后经兄长马裕藻介绍来到北京大学教书,起初蔡元培也不知他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看他骑术不错,就请他兼上体育课,专授学生马术。其实马衡擅书法篆刻,精研经史金石之学,1922年他在北大成立的“考古研究室”,是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考古学专门机构,其后随着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出版,一举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并被郭沫若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试想这样深邃博学的“体育老师”,人生能得几回遇?

在

杭州的一场分享会中,谈到读诗,很是感慨:在一切比“快”的当下社会,“忙”统治着生活,大家都是追赶时间的人。停下脚步读一首诗,仿佛是个遥远的梦想。

这其实是个假象,我们缺乏的不是时间,而是读诗的心情。在碎片化流动的时代,最适合随身阅读的,恰好是诗歌。读一首五绝,仅仅需要十几秒,喝一杯咖啡的间隙,完全可以装下一首诗。

深层的问题,是我们的需求,生活如果追求的都是种种量化的指标,诗意荡然无存。内心的诗意,总是小于一,它是对冗余杂念的排除,

多,《交际与口才》杂志曾

开过“幽默语弹”专栏,我请童孟侯、伊人、淳子三位上海作家每期发几束有关“交际”与“口才”的原创幽默语弹,作家展露童心,又很显文字功力。这样玩了两三年,栏目要收摊时,作者读者都恋恋不舍。

让生活更美好的秘诀是保有童心,祝大家长长久久,童心不老。

梁永安

是对语言泡沫的消解,是对繁杂生活的极简,是穿越层层栅栏的自由,正如罗马尼亚诗人策兰所说:“诗歌是来自幸存者的碎语。”中国这一代年轻人,走过了千山万水,在村庄与城市、高山与平原、故乡与异乡之间,经历了多少艰辛!这一代年轻人最知道风雨的冷暖,最懂得地表的起伏,最渴望生命的燃烧。但转型社会的逼仄,又让

他们承受着物质和精神的

双重压力,他们暂时遗忘了诗歌。但诗歌并没有遗忘他们,所有的诗歌都来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节,恰恰是“又一村”的前奏。今天,我们的年轻人具备着读诗、懂诗、写诗的巨大潜能,正在酝酿一个充满新人文气息的“觉醒时代”,新的文学大潮必然到来。一切既往,皆为序章,我们经历的所有冷暖,都必然在精神的诗意喷发中获得炽热的表达。

在杭州说这番话,心里知道,这不仅仅是在讲诗歌、讲文学、更是在讲期盼、讲文化的世代交替。

千秋功过,后人评说。曾国藩作为晚清的名臣,是倍受后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关注的。文正公的《家书》《日记》成为了许多人的案头书。曾氏严格按照理学要求修身养性,以大学士倭仁为楷模,“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礼记”。将读书与修身结合起来,这使他的《日记》颇有可观。己未(1859)四月,他有一条读诗

的日记:“读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诗,陆放翁‘斜阳古柳赵家庄’诗,杜工部‘黄四娘家花满蹊’诗,念古人胸次潇洒旷远,毫无渣滓,何其大也?余饱历世故,而胸中犹不免计较将迎,何其小也!沉吟玩味久之!”

东坡诗见《被酒独行,偏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曾氏所引之句在

第一首,其诗云:“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这是东坡在儋州时寻访四位黎姓友人时所作的记事诗。此诗直写醉态,一派天然。在这组诗的第二首中有句:“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鸾鸟。”这是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难怪文正公羡慕不已。陆游诗见《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蔡中郎,东汉名士蔡邕,字伯喈,灵帝时,董卓强征为中郎将,故后人称“蔡中郎”。民间南戏中有《琵琶记》,演义蔡邕及第后弃其故妻,被牛相国招赘为婿的故事。蔡中郎早已作古,只是任人传说,不能自辨。曾氏感“死后是非谁管得”心有戚戚。杜甫诗见《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在成都浣花溪,漫步寻花来到黄四娘家,触目之景,信笔记下,自成天趣,似可以想见,文正公读诗时晁首吟诵之状。

日记中的三首诗,都是诗人闲行漫步时所作。曾国藩因自己无法达到古人的境界时常自愧。在癸卯二月的一则日记里他写道:“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但他也清楚:“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要“万事付之空寂”也不过是奢望罢了。

陈大新

曾国藩读诗何自愧

送

你一朵小红花

(中国画) 杨正新

夜光杯

孔明珠

作家的童心